



# 桃花

王春荣

著

镇上

短篇小说集

# 桃花事

团结出版社



桃花

上镇

桃花事

王春荣 著

團結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桃花镇上桃花事 / 王春荣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7. 6  
ISBN 978-7-5126-5241-5

I. ①桃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28195号

---

出 版 团结出版社  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  
电 话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 
网 址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  
E-mail 65244790@163.com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 
装帧设计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开 本 170mm×240mm 1/16  
印 张 18  
字 数 270千字  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 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5126-5241-5  
定 价 49.80元

---

( 版 权 所 属 盗 版 必 究 )

# 目 录



CONTENTS

001	桃花镇上桃花事	070	有福叔
011	长脚丁	081	胡菜花
018	接生娘丁良妹	087	绿豆子
023	朱大肠	093	王大嘴
028	冯大吹	097	贾静雯
031	凤 兰	106	老 宽
034	吴彩英	115	赖 头
037	碧佛丹	118	王小芳
048	王文光	126	房 事
055	陈一刀	135	王宝芳
066	翠 花	138	黄田鸡

143	老黑头	219	王井余
151	白头毛	223	和 太
161	大肉婆	229	猪 郎
166	六 指	234	丁瘸子
171	王亚修	239	王雪英
180	周丽珍	246	大 头
183	吴兰英	251	大肚皮
188	泽通蛮卜	256	王德梁
195	海 海	260	老 周
200	张天机	263	白萝卜
207	王菊花	268	老 三
213	赌鬼老王	272	巧玲嫂

## 桃花镇上桃花事

桃花镇上的女人是喝桃花江水长大的，天生的好肤色。然而桃花镇虽临桃花江，船运发达，居民却多以务农为生。长年的风吹日晒，孩子一个又一个地猛生，再是天生丽质，不到三十也就红颜凋零，凸显出老相。庆丰娘是个例外，嫁为人妇十多年了，肤如凝脂，风韵诱人。也难怪，她只生了一胎，在家里不要肩挑手提的，桃花镇上女人没有几个比她有福气。

庆丰娘的老公叫王桂乐。王桂乐没进过学堂，倒有一肚子墨水。他爱买书读书，家里藏书达数百之多，在桃花镇上绝对称得上“藏书家”。

王桂乐年长老婆一转，瘦身材，大骨架，高颧骨，暴牙，眼窝深陷，满头卷发，生着一双大脚丫。万善桥桥头老先生说他“有异相”，也不知是褒是贬。王桂乐在镇上摆个草药摊。人穷命也贱，有病先想着省钱，王桂乐不愁没生意。一日所得除家用外，还能省下两个小钱给自己买本书，为庆丰娘买瓶雪花膏什么的，生活过的有滋有味，在桃花镇上也算是小康人家了。

王桂乐生性孤僻，却十分疼爱老婆，采药和生意上的事他一揽全包。庆丰娘每日除理家务外，无所事事。庆丰娘又是个耐不得寂寞的人，整天到晚带着孩子走东家串西家，街长里短地和三姑六婆扯些不咸不淡的话，日子过得逍遥。

别看庆丰娘在人前爱说爱笑，活泼灵精，见了王桂乐却是低眉顺眼，温

驯得像只猫。偶尔王桂乐动恼叱骂她几句，她也不敢回嘴，只会跑到屋里抹把泪。桃花镇上人都不解，这公婆俩怎么看怎么不般配呀，王桂乐懂文识墨，庆丰娘一字不识，王桂乐相貌奇陋，庆丰娘如花似玉，王桂乐寡言少语，庆丰娘三分钟不说话就要生病……有嘴巴快的说庆丰娘没亏本，夜里委屈点，白天不是过得很舒服吗。也有人说王桂乐的爪子长会瘙痒，把庆丰娘搔得服服帖帖的。以桃花镇上人的智力，这问题未免深奥了点，除了用“一物降一物”来解释外，也只能尖酸刻薄地乱磨牙了。其实姻缘这事儿又有谁能渗得透呢，再过一万年恐怕还是一个谜。在隔壁邻舍的记忆中，庆丰娘仅有过一次大发雌威的记录，而且还虎头蛇尾，也成为镇上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王桂乐的儿子名号庆丰，大家都叫他庆丰。庆丰五岁，不但长相与王桂乐一模子印出来，脾气秉性也一样无二。小小年纪，不结伴不爱玩，整天猫在屋里，把王桂乐的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乱翻一气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好像读出许多味道来。老先生说“庆丰有父风。”王桂乐听了且喜且忧，喜者，后继有人矣，不用担心死后藏书被论斤卖了，忧者，庆丰“看书”狠了点，过其手多有污损残缺。王桂乐见了割肉般心痛，庆丰为此不知挨过多少巴掌。

一天中午，庆丰将王桂乐的一册线装书拆了，一页一页地从后窗扔进桃花江。看着书页在清澈的江水中载沉载浮，乐得庆丰拍着小手笑得开怀。

恰好王桂乐采药回家吃饭，见状暴跳如雷。他上前一把抓住儿子的衣领，用力一摔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庆丰的脑袋撞在柜角上，一声不响，只会翻白眼。庆丰娘闻声从厨房里跑了出来，见儿子面如死色，满头鲜血，顿时大放悲声，哭喊声惊动了左邻右舍，大家忙着给庆丰止血，捏人中，庆丰终于哭出声来了。这时庆丰娘突然站起身来，抱起桌上一叠书，披头散发疯了般地跑到窗边，回头朝王桂乐尖叫道“你狠！你狠！看我把你的破书都丢进江里去……”

王桂乐怒叫一声，指甲污黑的手指抽风般抖动着“你敢！你敢！你丢我就跳江去死给你看。”庆丰娘愣住了，双手慢慢缩回来，那书就“哗哗啪啪”地散了一地。她回头抱住儿子哭得涕泪交流。隔壁的华锋嫂忍住笑，嘴巴伏在庆丰娘耳边说“王桂乐骗你的，很久没下雨了，江水还没脚跟深，王桂乐这么大个人躺着也淹不死呀。”庆丰娘傻傻地说“他不会游水。”华锋嫂和邻居们忍不住都笑开了。

从此，桃花镇上的女人就经常拿庆丰娘打趣“庆丰娘，你家桂乐会游水吗？”庆丰娘就粉脸泛红，羞也不是恼也不是的样子，像个娇憨的小女孩，男人看得心痒痒的。

王桂乐不会游水不要紧，王桂乐爱读书倒读出祸来了，最后还搭上一条小命。庆丰娘的下半生也就从此坎坷波折，令人唏嘘。

桃花镇有一所中学，是当年全县几所中学之一。桃花镇虽不大，但地处山区与平原交界处，又是个水运码头，历史上曾繁荣一时，如今虽大不如昔了，但仍是方圆数十里最大的镇了。“文革”时，桃花镇中学的学生也不落人后。他们先是把“桃花镇中学”改名为“五七中学”，接着便跑到湖山殿下的朝江府里，把大慈大悲的菩萨从莲座上揪下来，吊在庙前的大樟树上荡秋千。欢呼鼓噪了一阵后，就浩浩荡荡地杀奔王桂乐家来了。王桂乐的藏书在桃花镇无人不知，且是桃花镇难得的与文化有关联的少数事物之一，不革王桂乐的命还能革谁？

“五七中学”的革命小将呼啸着冲进王桂乐家，把王桂乐的宝贝书籍悉数搬到门口，浇上煤油点上火，大家围着火堆大跳忠字舞，高唱语录歌。火光熊熊，黑烟滚滚，舞颠歌狂，口号震天。许多年后提起这事，老先生说“就差没杀个人烤熟当饭吃了。”

当时围观者众多。平日爱耍嘴皮子的桃花镇人此刻却出奇地沉默。他们沉默地看着一本本一无所用的书籍被烈火无情地吞噬，他们沉默地看着他们的儿子孙子一夜之间变得如此的陌生狰狞。在一张张木然的面孔上，谁能读出他们灵魂深处究竟在闹什么“革命”。

庆丰娘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，紧紧搂着儿子龟缩在屋角。她吓坏了，尿了裤子也不知道。庆丰一边挣扎一边尖叫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，他们拿爸的书。狗弄……”带着哭音，小家伙竟骂起来了，吓得庆丰娘连忙腾出一只手紧紧捂住他的嘴。庆丰憋得难受，伸手在他妈的脸上狠狠抓了一把，庆丰娘的脸上立时挂上几道血口子，麻麻的，也不觉得痛。

忽然一声凄厉的嚎叫，王桂乐扑向火堆，抢出几本着火的书来，手脚并用疯了般地扑打着……人们还未回过神来，王桂乐又张开两条长臂扑进火里。这次他直挺挺地倒下了，“哄”地一声，火烟夹着黑色的灰烬冲天而起，四



处乱进，吓得“五七中学”的小将们惊叫躲闪，阵脚大乱。

围观的隔壁邻舍见势不妙，一声大喊，冲上前将王桂乐从火中拖出。可怜王桂乐已脸黑似鬼浑身冒烟，不像人样了。众人七手八脚，操起晒在门口的衣服将他身上的火扑灭。烧熔了的衣服一簇簇紧粘在王桂乐身上，空气中弥散着一股焦肉的气味。王桂乐近乎赤裸瘦长的身躯上斑驳陆离，一弓一挺像条大青虫，在地上抽搐蠕动。红卫兵小将的口号声压不住王桂乐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桃花镇人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。

庆丰娘没有看见这惨烈的一幕，她吓瘫了，哭也哭不出声。庆丰趁机挣脱她的怀抱跑出门外，他没有看见他爸，没有看见他爸的书，他眼里只有一堆张牙舞爪的旺火和一条在泥土里扭动狂叫的虫子。那年庆丰八岁。

那天傍晚，桃花镇上半个天空都被火烧云染红了。桃花镇上的女人们到桃花江里洗衣服，看着天空，看着江里的水，她们从来没见过这样腥红如血的江水。她们淋淋漓漓地洗着，莫名兴奋地说着，都感叹王桂乐太傻，不就是几本书嘛，值几个破铜钱？何苦呢。

隔天，王桂乐在医院里断了气，死前庆丰娘去见了她最后一面。王桂乐躺在病床上，赤裸的身子干枯焦黑，体无完肤，浑身上下涂着一层药膏，像具木乃伊。两只眼睛直直地瞪着天花板。庆丰娘看了一眼叫了一声，就晕倒了。

此后几天，她时醒时昏，时哭时笑，癫了。亏得华锋嫂好心地日夜守着，才没出事。桂乐的妹妹和妹夫也赶来，帮忙料理了桂乐的丧事。自始至终庆丰没掉一滴泪，没说一句话。叫他披麻戴孝他就披麻戴孝，叫他烧香磕头他就烧香磕头。庆丰守了一夜灵，谁劝也不肯去睡觉。他赤着脚穿着草鞋，把他爸送到三里外的金谷椅坟地，眉头都没皱一下。一个稚嫩小童竟比大人还硬朗，桃花镇上人都称奇，老先生说“孺子可畏，日后当不在人下。”

逝者入土为安，活着的就受罪了。庆丰娘百事不能，娇滴滴一个小寡妇，拖着个只会吃饭的小孩，日子一下子艰难起来。日子艰难也得过，好在孤儿寡母花费有限，王桂乐妹妹也不时接济一些米几株青菜的，马马虎虎日子还能过。

只是庆丰娘变样了，肌肤还是白嫩，眉目还是雅秀，但话少了，门也不串了，整日愁着个苦脸守着个破家。偶尔一笑也是怯怯的苦苦的，让人生怜。

桃花镇中学的学生哥送了她个雅号：冰冻西施。但桃花镇上人仍叫她庆丰娘。提起庆丰娘桃花镇人就十分痛惜，好好一家人就这样毁了，作孽呀作孽。

最难熬的是漫漫长夜。王桂乐的房子虽旧，风光却是极好，远山朦胧，江流有声，明月窥壁，满室清风。但没有了王桂乐，这一窗风月就冷清得吓人。庆丰娘把庆丰的铺盖搬过来，每天晚上搂着庆丰睡。睡又睡不着，一只老鼠都会搅得她胆战心惊。

王桂乐往日的千般好处一幕幕在脑海里掠过。庆丰娘悲伤难抑，泪湿枕巾。想了哭，哭了想，庆丰烦了，抱起被子独自到隔房睡。庆丰娘更伤心了，起了床，鬼魂般地在屋子里游荡。木地板在她脚下“咿呀”作响，凄凄切切到天明。

第二天出门眼眶就黑了，华锋嫂见了她低声说“又睡不着呀，哎，何苦呢，想开点。”庆丰娘垂下眉，没出声，眼泪差点又掉出来了。华锋嫂看不过去，一天晚上把庆丰娘拉到房里劝说道“桂乐过世也一年有余了，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年纪轻轻的，还是再找个人吧，一条被子两人盖也暖和点。”

庆丰娘低头不语。

华锋嫂知道她有心意，就开门见山地说“你看王海兵怎么样？”庆丰娘把头垂得更低了，还是不吭声。

“你倒是开口呀，这事别人可做不了主。”华锋嫂急了。庆丰娘哽咽道“我不知道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华锋嫂哭笑不得，她知道庆丰娘没主见，这样说也算是同意了，便急煞煞地就跑去找王海兵。

王海兵是桃花镇上竹园里人，父母早亡，吃百家饭长大，十岁出头就跟人下江打鱼，晒出一身黑肉。王海兵有个远房叔叔在县政府做个小官，可怜侄儿孤苦，便找关系安排他进了桃花镇食品站。王海兵除了一身蛮力别无所能，食品站领导就分配他去屠宰场杀猪。杀了十几年猪至今还是单打一，算算也就四十几岁吧。华锋嫂这大媒好做，一听说的是庆丰娘，王海兵笑得嘴巴合不拢。桃花镇的花旦呀！虽说过气了，在他眼里还是花儿一朵。

王海兵原来住着公家的宿舍，结婚了自然搬进庆丰娘家。婚礼没铺张，就摆了两桌，王海兵请了几个同事和庆丰娘的几个邻居。王桂乐妹妹也送了

红包，但没来。最叫庆丰娘揪心的是庆丰，他头天晚上跑去他姑姑家，死活不肯回来。王海兵乐呵呵地对庆丰娘说“小孩子使性子，不用担心，过几天我去接他回来。放心，我王海兵人虽粗心不坏，我会把庆丰当亲儿子待的。”庆丰娘听了才欢喜起来。

王海兵没食言，两天后提着两壶酒、割了一刀肉到王蒲潭王桂乐妹妹家去。王桂乐妹妹夫妇也客客气气地把他当成亲戚侍奉。怎奈庆丰死硬，好说歹说就是不肯跟他回去，弄得王海兵好没趣，最后还是王桂乐妹妹亲自把他送回家。

在家里，庆丰见到王海兵就像见到仇人，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，更不用说叫他一声“爸”了。王海兵也不计较，上了饭桌，有好吃的尽往庆丰碗里夹。庆丰也不领情，把它们都拨到娘碗里了。庆丰娘吃不下，又夹给王海兵，像玩击鼓传花。王海兵笑骂道“这小子脾气比王桂乐还臭。”庆丰一听，“叭”地一声丢下筷子摔门而去。王海兵火了，正待发作，见庆丰娘眼角噙泪，心又软了“算了算了，他不吃，我们吃。”忍不住又骂道“狗弄的东西！”

王海兵知道庆丰喜欢吃芙蓉糕，一次兴冲冲买回一包，一进门就叫“庆丰，快来吃芙蓉糕，新鲜的呢。”庆丰头也不抬，只管做他的作业。王海兵讨了个没趣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转身出去了。他想小孩子家哪有不嘴馋的，我不在他自会吃的。不想晚上回来，桌子上芙蓉糕还原封不动，王海兵火一下子就冒起来了“狗弄的东西，就我贱。”一扬手把一包芙蓉糕丢出后窗喂鱼了。

王海兵看到庆丰的文具盒破了，立马买回一个新的。庆丰娘忙拉着他的手说“让我给庆丰吧。”王海兵愣了一下，苦笑道“好，好，你是他妈，我是什么？杀猪的王海兵。哼……”王海兵伤心透了。

家中多了个男人，庆丰娘那颗晃晃悠悠的心总算落了地。但夹在一大一小两个男人中间，庆丰娘又有点战战兢兢的。她觉得生活有了滋味，但有时又很怀念王桂乐在时的那份平静安逸。庆丰娘常愣愣望着窗外的桃花江出神，两眼迷迷蒙蒙的，魂儿不知飞哪去了。

王海兵人不坏，但喝了酒后性子也暴，有时还出手打人。他从不打庆丰，就打庆丰娘。庆丰娘挨了打不叫不喊，只是哭。第二日，隔壁邻舍惊呼“庆

丰娘，你的眼睛怎么肿了？”庆丰娘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地说不清。“王海兵打的吧？”庆丰娘急忙摇头“没，没……别乱讲。”“这王海兵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庆丰娘命真苦，哎……”桃花镇上人都可怜庆丰娘。

一天，王海兵又撒酒疯，把庆丰娘当沙袋练。恰好庆丰放学回家，他不声不响地扑上去，抱住王海兵的手臂狠狠地咬了一口。王海兵痛的心凉，一甩手把庆丰扫倒在地。庆丰在地下滚了两滚，爬起身来一头朝王海兵裆下狠命顶去。王海兵顿觉天崩地裂，灵魂出窍，惨叫一声倒在地上。庆丰捡起书包一溜烟跑了。

庆丰娘吓坏了，她想去扶王海兵，哪里扶得起来。她想跑出去喊人，腿软软的，喉咙也发不出声来了。看王海兵面如死灰，手脚乱颤，淋漓大汗早把衣服湿透。王海兵在医院里住了三天，回家又养了十来日，总算活回来了。傍晚王海兵照旧喝酒，喝了酒就骂人“狗弄的东西！老子没动过你一指头，你好毒，拿老子的命根子，害我开不了夜工……下次让我抓住了，我不割掉你那东西才怪。”听者都掩着嘴巴笑。庆丰娘又羞又怕又难过，她想庆丰，又怕王海兵真的对庆丰动粗，心里别提有多苦。

庆丰跑到他姑姑家，姑姑说“别怕，以后你就住姑姑家。王海兵敢找事，姑姑叫人砍断他的脚后筋。”王桂乐妹妹是村里的妇女头，干练泼辣敢作敢为。她一连生了三个女儿，就缺个男孩，所以很疼这个侄儿。

少了庆丰，家里空落落的，庆丰娘的心里也空落落的。她跑去看庆丰，庆丰不理她。去一次哭一次，渐渐就少去了。想庆丰了就守在桃花镇中学门口，待庆丰放学出来看他一眼，往他书包里塞一把零食或一件新衣服。庆丰不要，庆丰娘不依，拉拉扯扯的惹同学们笑话。庆丰只好拿了，走到半路庆丰就把东西都丢进江里，从不带回姑姑家。庆丰娘不知情，有好东西照样屁颠屁颠地跑去塞进庆丰书包里。桃花镇人说起都为庆丰娘心酸。

庆丰娘跟了王海兵八年，有酸涩也有甜蜜，若非庆丰不近人情，小日子还过得去。然天意弄人，祸从天降，可怜庆丰娘又一次成了寡妇。

那天晚上天气闷热，王海兵喝完酒到桃花江里洗澡。谁也想不到连海龙王都畏惧三分的弄潮好汉，竟莫名其妙地淹死在深仅及腰的桃花江里。庆丰娘自然哭成个泪人儿，幸喜还能吃饭还能睡觉，不像王桂乐死时那样灵魂出

窍欲死欲活。在桃花镇人眼里，庆丰娘这次真个掉价了，别看这娘儿长得肤若凝脂，命够硬的。两任丈夫，一个死在火里一个死在水里，都不得善终，今后谁还敢碰她。

王海兵一死，庆丰又回来了，母子俩的生活顿时成了问题。好在庆丰娘会做裁缝，手艺也不错，就收了些衣裤来做。

这时庆丰已读高中了，长成了高个大汉。庆丰娘若从此收了心认了命，苦守下去，晚年自然享不尽的富贵荣华。可叹一念之差，庆丰娘做出了一件轰动桃花镇的丑事，一下子成了千夫所指臭不可闻的贱女人，庆丰也从此和她断了母子之情。月圆月缺，年来年往，龟缩在老屋里的庆丰娘不知后悔不后悔。

桃花镇上大半人家的棉絮被，出自一对安徽佬父子之手，往年他们借住在桃花镇东头的丁氏祠堂。年初祠堂塌了，只好租房住。华锋嫂劝庆丰娘，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何不腾出一间租给他们，多少也有几个银子进账。庆丰娘想想也就答应了。北风起时，安徽佬的老爷子患了不知什么病，一直高烧不退，只好收拾行李回家养病。留下三十岁的龚英潮支撑生意，龚英潮分身乏术，就和庆丰娘商量想在她家搭伙。庆丰娘心肠软，看他老实辛苦就点了头。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但庆丰娘和龚英潮相差十几岁，所以也没人往坏里想。没料到庆丰娘无廉无耻，大白天的竟和龚英潮被捉奸在床，搅了他们好事的是她儿子庆丰。

那天下午庆丰肚子痛，就向老师请了假。大门虚掩着，房门也虚掩着。真是色胆包天了，庆丰红着眼，抄起墙角一根扁担朝惊慌失措的龚英潮扫去。龚英潮肉团团的屁股挨了狠狠的一下，痛叫一声很滑稽地做了个跳跃的动作。两脚刚落地扁担刀又到，龚英潮本能地拿手一挡，“嚓”地一声前臂断了。龚英潮夺门而逃。龚英潮赤身裸体在前狂奔，庆丰凶神恶煞在后疯追，一街的大姑娘小媳妇尖叫着掩面躲闪，场面实在精彩热辣。多年后，桃花镇人说起这事仍兴奋不已。

龚英潮被镇上人痛打一顿，扭进了派出所，说他强奸庆丰娘。龚英潮痛哭喊冤，被庆丰狠狠抽了几个耳光。派出所的民警拦住了，说桃花镇还没有出过强奸案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要认真调查。先把龚英潮关起来。

派出所的民警长脚老丁到庆丰娘家取证，庆丰娘掩面向壁，哭得上下浑身抽动，就是不说话。派出所的长脚老丁无奈，只好说“既是你不否认就算认了。龚英潮犯了强奸罪是要送劳改的……”

“是我自愿，我自愿的。”庆丰娘突然厉声尖叫起来。派出所的长脚老丁吓了一跳，钢笔都掉地下了。窗外的围观者哄地一声又笑又叫又骂，乱成一锅粥。“我自愿”庆丰娘一叫成名。有段时间这三个字成了桃花镇的流行语。枸树脚村的队长问“谁愿去县里拉化肥？”好几张嘴同时喊“我自愿！”喊的听的就都笑成一团。龚英潮却因此免了牢狱之灾，被关了几天后，吊着伤臂惶惶然溜回老家，连行李都不敢要。

庆丰决绝地离开家跑到县城学木工，出师后先在城里给人打家具，后来做装修，再后来拉起一个建筑队，没几年就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包工头，还办了几个工厂。现在洋楼有了车也有了，家财少说也有几千万，还当上了县里的政协委员。偶尔还会在报纸电视上露露脸，老先生的话应验了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庆丰没回家看过一次娘，不得已到桃花镇上办事也是来去匆匆，一分钟也不多停留。桃花镇上人对此颇有微词，但庆丰置若罔闻。

那场风波过后，庆丰娘的大门便终日紧闭。偶或有女人叫门，门就开一条缝，女人进去后随即又悄没声儿地关上了。庆丰娘靠做衣度日，所以不能不见人。桃花镇的女人瞧不起庆丰娘，但庆丰娘裁缝手艺好，价钱又低，不找她也是傻子。只有华锋嫂是常来常往的，她帮庆丰娘买米买油买菜，抽空也陪她说几句闲话。华锋嫂常将庆丰的风光事添油加醋地讲给她听，看得出庆丰娘爱听，听了痴痴的不发一言。一次华锋嫂对庆丰娘说“我看你还是去找庆丰吧，好歹是自己的儿子。一个人过着不是长远之计，老了，有个病痛也有个依靠。”庆丰娘听了一愣，良久无言，最后缓缓地摇了摇头。华锋嫂也叹口气摇摇头。

庆丰娘老了，桃花镇的女人已很少去敲她的门，但她生活无忧，庆丰每月托人捎来钱，庆丰娘花不完。长日里，她坐在窗前看远山斑驳，云起云落，看对岸一丛杨树在风中款款摇曳，顾盼自怜。桃花江的水清浅时，参差卵石历历可见，浑急起来就是山里下雨了。庆丰娘在江边住了一辈子，可怜竟不会游水。王海兵好水性，谁又能料到他会死在水里……庆丰娘在瞌睡中醒来，

迷糊了一阵子，才明白太阳已落山了。

冬夜长，夏夜短。风里雨里，星云月下，黑衣黑裤，一头白发，庆丰娘瘦棱棱的身影久久地在屋里晃悠，诡秘的夜色中于是多了几丝森然之气。桃花镇上人都说王桂乐屋里闹鬼，更有人说庆丰娘本来就是狐狸精。深夜里从巷子里走过，不由得就有点胆虚心寒。

傍晚的桃花江是美丽热闹的。“纸船，庆丰娘的纸船。”戏水的孩子七嘴八舌地叫着，洗衣的女人便抬起头来痴痴地望，一只，二只，三只……小小的纸船在暮色中载沉载浮。庆丰娘坐在窗前，看着一只只纸船在她迷离的视线中悠悠飘逝……

## 长脚丁

民警长脚丁走进直街的时候，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。雨后初晴的桃花镇街面上几只鸡不慌不忙地踱着步，还有狗，悠闲地从街的这一头巡视到那一头，希望能找到骨头慰劳自己。街面上三五个乡人走动，像没有目的似的，一切都那么和谐安详。

每天下午到街上走一走，和熟人说说天气，交换几支烟，或喝杯酒互相戏谑几句，是五十多岁民警长脚丁的例行公事。长脚丁是桃花镇上的民警，人们都熟悉他，人们也没有把他当警察看，他自己也不太把自己当作一个警察。

电视上一切警察的派头他都没有。长脚丁很少穿警服，从来没有带过枪，他也极少开摩托车过来，从派出所出来，不过几百米地，他喜欢走着来走着回去。不熟悉他的人只当作他是一个上街买东西的乡人。

长脚丁来到大妹小卖店，在店门口用力地踩了踩鞋上的泥水，又在门槛上使劲地刮了刮，才走进店里去。店老板老王敬了他一支雄狮牌香烟，长脚丁说，你就五块钱一包的烟孝敬人民警察。

老王说，别人不知道，难道我不知道，你左边口袋里装的是四块钱一包的红梅，右边口袋装的是十五块的利群。你的利群烟是领导抽的，四块头的烟才是你的，就凭你一个月千把块钱的工资，你还想抽什么烟。



长脚丁笑笑，不说话。

老王又说，怎么，又来抓坏人了？我怎么越看你越不像警察，电视上的警察一个个都神气威武得不得了，就凭你这样子，不会被坏人抓了你吧。

我坏人抓不到，就不兴我抓个好人玩玩，比如说你，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人民警察的老底，我就抓不得？

长脚丁呀，你要是敢抓好人，你早就不在这里干了，早就到县里升官发财去了。

长脚丁又笑笑，不理老王，转身去看老王的老婆她们打麻将。

老王的老婆大妹刚抓了张七万，正好听糊，可老王老婆想都没想就把抓到的牌打了出去。长脚丁急了，说，大妹，真没见到过你这样打牌，有听不听，是不是昨天晚上和老王搞昏了头。

大妹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好啊，你个长脚丁，皇帝不急太监急，你是给人家通风报信吧，把我要糊的牌告诉别人？你是不是昨晚和桂香劈了一腿？

坐在大妹对面的桂香出口了，你才和长脚丁有一腿呢，看你们两个眉来眼去的样子，我估计不只一腿吧。店里人都笑了，包括牌场外的老王。

大妹不说话，专心打着牌，果然来了个自摸。我说长脚丁，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搞法，听说前几天你陪领导打牌输了一个月的工资，你老婆拿刀要砍你的手，是不是真的？

长脚丁说，我老婆砍我手？笑话，我是干什么吃的，我是警察，我有枪，说罢，长脚丁做出了一个掏枪的动作。

对呀，长脚丁，你的枪呢？怎么从来没有看你带过枪，桂香说。

我的枪放在枕头下面，专门对付在床上不老实的人。长脚丁说，你们以后想跟我上床得注意点，只许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。听了这话，店里人都都笑了起来。长脚丁在笑声中走出大妹小卖店。

长脚丁来到中街胖子酒店。枸树脚村的几个头面人物正在里面喝酒。酒桌上有支书、村长和企业头儿，枸树脚支书一见长脚丁，忙叫道，长脚丁，稀客稀客，坐下喝一杯。胖子，快加套餐具。其他几个人也附和着叫长脚丁喝酒。

长脚丁说，难怪中央老说要反腐败，我看呀，要从你们的馋嘴反起。